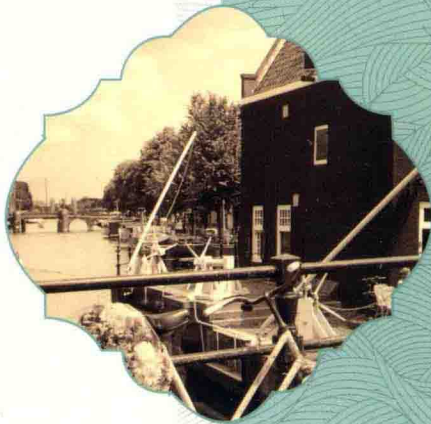




毛泽东
文学院精品文丛



关于法制、民生的罪案人性透视
对卑微、屈辱的底层生活的思考、提示和追问



城市背影

舒中民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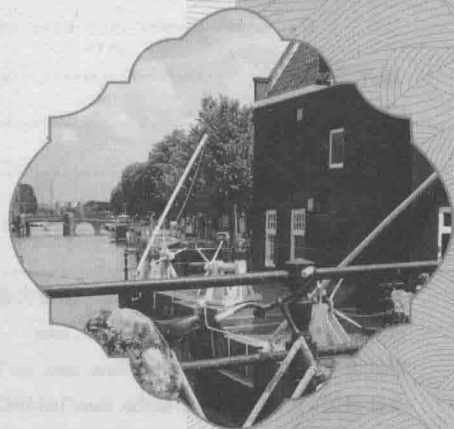
Cheng Shi Bei Ying

 敦煌文艺出版社



毛泽东
文学院精品文丛

关于法制、民生的罪案人性透视
对卑微、屈辱的底层生活的思考、提示和追问



Cheng Shi
Bei Ying

城市 背影

舒中民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城市背影 / 舒中民著. -- 兰州 : 敦煌文艺出版社, 2015.9
(毛泽东文学院精品文丛)
ISBN 978 - 7 - 5468 - 1014 - 0

I. ①城… II. ①舒… III. ①小说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31028 号

城市背影

(毛泽东文学院精品文丛)

舒中民著

责任编辑:刘仕杰

封面设计:君阅书装

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本社地址:(730030) 兰州市城关区读者大道 568 号

本社邮箱:dunhuangwenyi1958@163.com

本社博客(新浪):<http://blog.sina.com.cn/lujiangsenlin>

本社微博(新浪):<http://weibo.com/1614982974>

0931 - 8773084(编辑部) 0931 - 8773235(发行部)

北京兴星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张 13 字数 210 千

2015 年 9 月第 1 版 201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 000

ISBN 978 - 7 - 5468 - 1014 - 0

定价:2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本书所有内容经作者同意授权,并许可使用。

未经同意,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转载。

C 目录 Contents

颜 红	1
叶落绝渡	11
米兰之死	19
风花雪月和故事	66
城市的背影	81
女性三题	93
戴面具的羔羊	107
悲泪无声	114
亡命惊魂	124

颜 红

在无法为未来谋划的1970年，颜红因为母亲忧郁成疾，突然病故，从下放的农村回到了故乡小城。这时，历经三大战役在小城身份显赫的父亲已被流放到五七农场劳动。她孤身守着一个小院落，时间被整块整块地搁置，荒芜成一片片盐碱地，感觉也是如此，大片大片的空白令她无比腻烦。

日子铺天盖地，一天天变得无比漫长。颜红在无事可做的境地中，注意到旁边一个正在开工的小工厂，她试探性地在小厂里认识了一些人，并不时打点零工，逃避苦闷和空想。六十年代，当颜红还是这座小城的公主时，她曾请过不少的家庭老师，在音乐、艺术、文学等方面都有一定的修养，但知青下放和母亲病故，使她像所有这个时代的少女一样丧失了最后的一点浪漫情怀，未来的光亮远远地躲在暗处，她郁闷之中看不到任何希望的火光。

这时，小厂的一个宣传干事闯进了她的生活，干事叫张红专，是老三届的初中生，虽然出身于板车工的苦力家庭，长相也一般，但他性格温和，善解人意，谈吐大方得体，心地纯真率直，容易与人相处。颜红认识他之后，发现厂里有一位姑娘已经在痴心地爱着他，经常有意无意地找他聊天，张红专对姑娘也有好感，聊天的热情越来越高。

张红专的宣传工作以及他写写画画，贴贴标语之类的行为给人一种有知识有修养的印象。进入寒冬，辞旧迎新战天斗地的口号四处弥漫，张红专提着一幅幅标语，颜红跟在后面帮着，橙红色的阳光潮湿地在

们身边浮动，他们东拉西扯着自己的事和别人的事，现在的事和过去的事，鸡毛蒜皮的语言使他们一不留神就陷入了打情骂俏的圈套里，事情顿时变得暧昧起来，颜红的脸上重新浮上了难得的笑容，心情变得开朗起来。虽然如此，但他们没有像恋人一样软言款语，卿卿我我，特别是在别人面前没有让感情流露一星半点。

随着感情的发展，颜红爱得越来越大胆，特别是夜晚，她无法遏制自己的思念像潮水一样汹涌。约会顺理成章，许多寒冷的夜晚因为两个人在一起而变得美好和温暖。张红专深深地爱上了颜红，但一正视现实，他便心灰意冷，两人的条件相差悬殊，如果提出结婚，双方亲人都不会同意，而一声不吭地分手就显得更不可思议。怎么办呢？

一九七一年春末的一个夜晚，张红专在黑暗中摸进了颜红的小院，院里只住着一个守门老人和颜红，他循着微弱的灯光看到颜红卧房里浮现的轮廓和阴影，轻轻地从虚掩的门里钻进去，拥住颜红，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红本：结婚证。原来他托朋友在邻近的郊区某乡里办了一个结婚证。这个夜晚，月亮正好在窗前，窗台上那盆文竹长得异常繁茂，它细长曲折的枝条缠满了窗棂。

震惊全国的“九一三”事件改变了无数人的生活，也打破了他们两人之间的平静。颜红的父亲摘帽回城主持常务工作，颜红家的小院顿时变得热闹起来，她的生活也开始出现崭新而优美的转变，许多条件优越的青年通过各种关系向她求婚。她原来的婚姻东躲西藏，始终不敢公开。

一个月黑风高的秋夜，因为父亲出差，颜红与张红专相约见面。张像多次做过的那样，半夜秘密摸进了颜红的卧室，大约待了一个钟头，然后颜红催促张红专离开，

颜红的逐客令使张红专非常忧郁和痛心，他是想待得更久一点的。但颜红的眼中游离着冷漠和幽深的东西，使他内心感到极大的压迫。他感到颜红变了，冷静和理智的世俗观念回到了她的内心，她已更多地是在为自己的前途和地位着想。张红专从床沿上站起，在夜色的微光中扶着书桌转身去再看看他的“妻子”，忽然，他感到仿佛有一根钢刺在脊髓

运动，猛地冲向大脑，眩晕、痉挛，他勉强支撑着，努力想迈开步子，同时，口里咕噜一句：“我的头！”

他来不及走上一步就双手抚头倒在地上。颜红惊疑地从床上坐起，披衣扯亮电灯，她发现可怜的张红专面色通红，却已停止了呼吸。这时，她猛然想起了在工厂的体验中，医生说他有遗传性脑血管硬化，有朝一日病情积重，可能稍一激动便死于脑溢血。

虽然她下乡时学过医，为农村的不少人看过病，但她施于他的一切抢救措施皆宣告无效。张红专像一块木头一样，体温越来越低，这一切表明他的确死了。颜红现在面对的只是一具尸体，尽管她曾与它无数次地拥抱和抚摸，亲热得宛如阳光之于树叶，但这片树叶彻底凋零了，她突然被恐惧击中，被六神无主、束手无策所环绕，懵懵地坐在床沿上发呆。

颜红开始吓坏了，继而为失去张红专而悲痛哭泣，随后想到的却是对个人命运的关切，因为她仍然是这座小城的公主，还有许许多多的英俊青年争着向她献殷勤呢。她开始埋怨张红专要死为什么不死在自己家里，要不这桩草率的婚姻不就没人知道了吗？

紧张的心情在黑暗中慢慢涸干，颜红从麻木迟钝的状态中猛然醒来，壮了壮胆，匆匆地穿好衣服，然后找来两根毛巾把张红专一对僵硬的手捆在一起，把他的手臂搁在自己的肩上，将他先背到院子的坪里，喘口气听听守门人的动静，再轻轻地推开院门，把他移出院子。院外的小路因为年久未清除杂草，路的两边已长出丰茂的野草，颜红将他放在路边的草地上，自己拖着一双手往前面走，尸体摩擦草地的沙沙声只有扫地的声音那么大。临近工厂，因为是沙土路，颜红又把他的上身扛在肩上，一双脚拖着，虽然他很瘦，但对颜红来说就像庞然大物一样，令她吃不消。张红专的单身宿舍就在离厂门口不远的棚屋里，颜红轻轻地将他放在棚屋门口，然后解开张红专的双手拿出他的钥匙放在他的手中，让他做出开门的姿势。颜红做完这一切便“嗖”地窜了出去，像老鼠一样离开了工厂。

张红专的死在工厂引起一点小小的骚动，人们在唏嘘之余，觉得情

况不太正常，有必要进行验尸，便报到当地公安保卫部门，法医验明死因系遗传性脑血管硬化引起脑溢血死亡。至此，便再无人提起此事。但葬礼结束之后，骨灰都有了归宿，却有传闻说某人深夜从外面归来看到一个人，显然是一个女的，拖着一个像一具尸体的东西向工厂门口走去，从后来发生的事情看，那东西可能就是张红专的尸体。

传闻像无处不在的空气，弥漫在小城的各处。这下，颜红小姐深居闺房，却吓得惊魂不定：与其让人查出事情真相，不如当时老老实实地说出来的好。不过，事情至此，也无退路，她有必要另找一个事实来给传闻一个答复。她想起张红专生前那个暗恋他并不浅交往的女孩，也许推出她来，才能挽救自己的名声。现在，颜红对个人名声前途已十分关切，内心的狂热早已过去，她甚至为曾经那么如痴如醉地爱那个死去的人而无地自容，真恨当时为何碰上了他。

颜红自张红专死后，这是第一次走出闺房，她让人叫出了那个姑娘，姑娘叫于叶飞，长得稍稍有些胖，但面容苍白、忧伤，穿一件朴素的灰色长裙，可能是在为张红专戴孝，以前她是多么痴心地爱着他。

颜红把于叶飞带到附近的公园，在一条长凳上坐下，便轻轻地拉着于叶飞的手，无限怜悯地说：“叶飞，你和红专那么痴心相爱，没想到他就这么死了，真是可怜啊。”

于叶飞忧伤地低下头。颜红搂着她的背继续说：“人死如灯灭，你要节哀。”于叶飞终于忍不住痛哭起来：“颜红姐，他死了，就这么死了，甚至没有拉拉我的手就死了，我真想随他去算了。”

颜红轻轻地捧起于叶飞的脸，诡秘地说：“有一个关于他的秘密，有关他名声的，只有我一个人知道，我想也让你知道，你能保密吗？”

于叶飞马上答应了，她甚至非常感谢颜红的诚恳和信任。她是如此爱着张红专，虽然他从未表露出任何爱她的意思，但她坚信他是知道她爱他的，这就够了。因此，当颜红将他们结婚的消息告诉她时，她无论如何都不能相信。

“是不可思议，叶飞，我昏了头，他本来应该与你结婚，你们才是天生的一对，真的是最般配最合适的一对。”

于叶飞“嗯嗯”地点头，喃喃地说：“可同事们总笑话我。”

“让事实去气一气那些嘲笑你的人吧。”颜红说，“他在生前你失去了他，但死后你可以得到他，就像生前得到他一样，这样你反败为胜了。”接着，在于叶飞的追问下，颜红和盘托出了她的计划：于叶飞向大家公开说她和张红专结了婚，张死的那晚，他去小屋看了她，然后发病死了，她就把他背回了他自己的宿舍。她本想把这事瞒过去，现在流言四起，捂不住了，才不得不公之于众。

接着，为了证明于叶飞与张红专的婚姻，颜红将他们的结婚证及张生前送给她的信物全部移交给了于叶飞，她甚至拿出自己珍爱的一枚戒指，轻轻地套进于叶飞的中指上。

于叶飞颤抖着捧起那一堆东西，两眼望天，仿佛祈祷一般啜泣地说：“我……我给死人当上了新娘。”

所谓的事实真相通过于叶飞的诉说披露于众后，打破了许多原有的意识和观念。但当人们醒悟过来时，于叶飞早已穿好朴素的丧服，虽然她始终未说是为谁戴孝，但她的话已为她的行动做出了证明。这桩艳闻在缺少生活色彩的一九七一年冬天，很快传遍了小城的角角落落。

一个阳光灿烂的午后，颜红与朋友从街上逛了回来，恰遇于叶飞也从墓地归来。几个朋友饶有兴趣地看着于叶飞身着丧服款款地走过，说这情景真是感人，那小伙子真有福气，与这样的人结婚，生前不知爱得多么痴情。颜红突然脸色苍白，呼吸也变得不顺畅了，她似乎开始后悔当初不该煞费苦心地将未亡人的地位让给于叶飞。朋友聊天般的几句话，勾起这个小城公主非常炽烈的嫉妒心，她一下子受不了了。

沉默了几天，颜红终于做出决定，在于叶飞去上坟的路上截住她。那是个地上仍铺着白霜的早晨，颜红根据自己的幻想，描绘着于叶飞的反应，自己却激动得脸色苍白。

“叶飞，我的好妹妹。”颜红自负的感情突然膨胀起来，一瞬间觉得自己无比威严，可以指挥一切。受这种感觉支配，她立即直截了当地说：“把张红专退给我，把戒指及一切信物退给我，它们都是属于我的。”

“不，不！”于叶飞仿佛突遭飞来横祸，毫无血色的脸变得有些扭曲和恐怖，“绝——对——不——可——能。”

颜红没想到遭到如此强烈的反抗，失败挫伤了她的自负，她转而摆出一副可怜巴巴的面孔：“我快要死了，叶飞，你不知道我有多悲痛，难受。请你声明以前的一切都是罪恶的谎言，让我来承担这谎言的责任。总之，你要说出事情的真相，不然，我全毁了，永远毁了。”

于叶飞觉得颜红在不可思议地信口乱说。她简直已经忘记了事情的真相，她已完全与张红专融为了一体，谁也不可能将这一名分夺走。她心中涌起一股无名的怒火和突如其来的敌意，定定地望着颜红，浑身发抖，“这一切都是我的，天经地义，不可动摇，谁也别想从我的手里夺走。”

颜红一下子软了下来，她没想到平时如此温驯善良的姑娘竟变得如此强硬。“哦，我才是他真正的爱人，叶飞。”颜红有气无力地说，“他是我即将出生的孩子的父亲。你不可怜我，总该可怜可怜他的亲骨肉吧。只有说出事实真相，才能挽救这一切，才能使这个孩子获得正当的名分。”

“嗯，”于叶飞伤心地嗯了一声，愁苦的脸上交织着矛盾和斗争，“这怎么可能？怎么可能以前的全是谎言呢？不，不可能。如果这样，你，我，红专，以及孩子都会毁了，被人言毁掉。你行行好，别再想从我这里把红专抢走了，好吗？”

这一番话终于勾起了颜红的怜悯心，但她肚里的孩子也让她毫无退路，怎么办呢？经过几分钟的冷静，身处困境的两个女人觉得目前这种情况，只有联合起来才能解决问题，经过反复商量，为了保护个人名誉的颜红做出了痛苦的选择。

颜红像平常一样回到家，在房里待了一整天。深夜之际，她父亲忙完公务之后，她敲门进了父亲的书房，把自己结婚，并怀孕的事情全盘告诉了父亲。过了一段日子，颜红父亲要到某滨海城市去出差，顺便带走了颜红，说是让她到远房亲戚家去玩玩。随后，于叶飞孝期结束，也外出散心，到达了某滨海城市，由颜父出面，让两人在那里度过了难挨

的一九七二年的春天。

初夏的地候，于叶飞抱着一个婴儿像她外出一样单独地回到了小城，她自称这是她与张红专的儿子。在政治生活像宣传栏里标语一样拥挤不堪的年代，没有人再注意一桩小小风流韵事滋生的后事，人们心安理得地承认了这一切。于叶飞在颜父的帮助下，进了一个新办的福利工厂，并得到颜红的慷慨资助，生活便这么安然地向前发展着。

一九七三年春天，小城又发生了一件事：颜红与政府里一位红卫兵出身的青年官员结婚了。这位青年三十岁，英俊潇洒，富有革命热情，正是颜红长久以来追求的类型。他们一起快乐地生活着，颜红没有再生育，青年人官运亨通，很快便当上了副市长。十届三中全会后，他突然被隔离审查，很快被转为刑事拘留，他“文革”时的所作所为，特别是红卫兵时代文攻武斗的“战绩”全部翻了出来，曾经是炫耀的资本，一下变成了为害群众的证据。最后，虽然未遭逮捕，但被革职为民，沦为一个毫无生活来源的普通街头浪人。颜红在打击面前，像她面对第一个丈夫猝死一样坚强地挺着，但她丈夫却无法接受这个天堂地狱般的落差，又怨又气又恼，忧郁消沉，精神上受到无法愈合的创伤。不出几年便忧郁成疾，不治而亡。颜红刚近四十再度成寡，她已看穿了世上所谓的名誉、地位和命运，虽然没有后人，但她决定从此守寡安度一生。

同时，于叶飞和儿子（其实是颜红的儿子）淡泊地生活着，儿子慢慢地大了。于叶飞忍饥挨饿的抚养已使他长成了身强力壮的少年，她仿佛又看到了张红专的影子，那体态，那相貌，那言谈，都是如此的可爱，可亲。他曾掠走了她的心，至死都没有归还。现在，她带着他的儿子，也是她的儿子——因为她是如此爱他，儿子也是如此地爱她，称呼她妈妈——省吃俭用地送他去学校读书。十八岁儿子考上了名牌大学，在学校成绩突出，能力强，毕业便被分配在省城里的重要政府机关。国家正处在改革开放大胆用人的关键时刻，他素质高，有才华，很快被破格晋升，担任某要害部门的要职。

这天，颜红的小院边驰过一溜长长的车队，大惊小怪的保姆追逐着去看时，引发了颜红的好奇心，她一打听，原来是省里的领导来慰问特

困企业职工。颜红站在满怀热情和希望的围观人群中，她拼命地往前面挤着，想看看省城领导的模样。这时，她看到一个熟识的面孔，正跟着省委书记在与贫困工人握手，微笑，嘴里大声吐出一些安慰的词汇。她一下便认出了那是她的儿子——亲生儿子，因为他长得很像她那突发脑溢血死亡的第一个丈夫，而他眼神里的光也有她眼神的色彩。她早就听说了亲生儿子通过个人奋斗飞黄腾达的消息，这次亲眼所见证实了，是她的儿子这么有出息了。而如今，她无儿无女无牵无挂，她心想一定要认这个儿子，她内心的母爱忽然不可扼制地喷涌而出，激动得泪水双流。她痛恨自己以前为什么不闻不问，为什么要把他从襁褓里便送给那个白守寡的于叶飞。她回想自己的一生，只能用悔恨来总结，每一步都走错，每一步都值得反悔，但现在她不能走错，她一定要把儿子要回来，让儿子偎在自己的胸前喊一声“妈妈”。

欲望越来越强烈，颜红感到似乎不付诸实施就无法活下去了。不管出现何种后果，她都要把真相说出来，把儿子从那个代人守寡的活宝女人手中夺回来，她对那个曾经几度感激几度悔恨的女人感到了切齿痛恨，因为是她霸占了她的独生子，让她一人孤苦伶仃。第二天清早，五十岁的颜红老太太顾不上吃饭，便赶着去寻于叶飞，因为城市几经改造，原福利工厂几度转移，于叶飞也换了很多的地方。在后面的十几年中，世道变迁，颜红自顾不暇，哪里还有心思去顾念于叶飞的去向。这下要打听、寻找，倒是颇费周折。

爬上那座半新的单元楼三楼，时间已近中午。二室一厅的室内素净雅致，主人于叶飞太太（其实应该是老小姐）仍为人戴着孝，卧室里端端正正地供着张红专青年时英俊的遗像。

颜红待自己的喘气平静下来，于叶飞忙完了接待工作，怔怔地看着她时，霍地站起来，仍像年轻时一样，指着于叶飞的鼻子盛气凌人地说：“叶飞，我儿子回来了，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一声，不让我们母子见面？”

“你儿子？你有什么儿子？”于叶飞惊讶地说。

“别装蒜了，我儿子当官了，回来视察，你又把他藏到哪里去了？”

“哈哈，你儿子？笑话，你去问问，那是谁的儿子。”于叶飞从几十年的苦难生活中体味到人情冷暖，也体味到幸福和世道的公平，她不再是一个小工厂的工人了，她是一个省城官员的母亲，她不用在什么人面前低三下四，唯唯诺诺。“那是我的儿子，这——”她指着那个遗像说，“是我的丈夫，几十年来是这样，百年之后也是这样。”

“你，你……”颜红突然“哇”地哭了起来，歇斯底里地喊叫道，“那是我的亲骨肉，是我跟红专生的。我要公开那场婚姻，我要公开……”

“你做梦，你别想再夺走我的儿子。”于叶飞也尖叫起来。

周围居民习惯了于叶飞家的安静平和气氛，突然爆发的惊叫声使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马上拨通了110。110民警三分钟赶到了现场，颜红老太太正哭得泪水鼻涕双流的样子坐在地上。110了解情况后，将此事告诉了居委会，两个老太太在居委会将事情摆明。居委会感到此事棘手，因为这个青年是他们居委会出去的唯一有出息的人，也是目前市政府座上红人，居委会主任不敢怠慢，立即将事情逐级上报到市政府，政府经研究，认为清官难断家务事，此事必须要青年本人来处理才行。

年轻有为的省城官员得知自己的身世真相并不感到惊奇。多年来他就为自己的身世感到蹊跷，也听到过不少稀奇古怪的传闻。中学时，他就为自己的身世做过详细的调查，那时候母子俩相依为命，艰难度日，母亲经常卖苦力，吃糠皮为他筹钱读书，他真切地希望传闻中的亲生母亲能来认他，给他幼小的心灵、贫困的生活带来一丝希望。他愿意拥有两个母亲——生养的和抚养的母亲。

但现在他面对眼前的两个老太太，他只能有一个选择。他走到三十多年来相依为命的于老太太面前，深情地拉着她的手，喊着“妈妈”。对颜红，他却恭敬地说：“对不起，阿姨，我只有一个母亲。从我一生下来，我就只看到她，与她生活，在我幼小时给我温暖和照顾，节衣缩食，含辛茹苦地送我读书，鞭策我努力奋斗。她现在仍然是我的精神力量。”

“哦。”颜红捂着胸口，痛苦万分，神情凄然，但她仍然想争取，

“可你是我的骨肉啊。”

“曾经你把我当成包袱，以我可怜的父亲为耻……”青年满面痛苦地说，“现在我不想伤害你，但也不能认你。”

颜红“哇”地哭出声来，慢慢地站起来，颤颤巍巍地向门口走去，她一瞬间衰老了。青年随即站起来，扶着她，像他在视察基层、扶贫帮困时，扶着街头任何一个老太太一样。出了门，他叫司机扶着颜红，嘱咐把老太太送到家。

在内心憋了一辈子的婚姻真相终于公之于世了。颜红老太太回到家便一天不如一天，心中的苦闷无法言说，无限悲痛很快使她身心交瘁，卧床不起。她生养的独生子，她一辈子从未抚养过，也从未得到过他的爱。只有当她辞别人世时，沉溺的幻觉中，儿子满含笑意地亲热地吻上她的脸颊，让她给世界留下了一个永恒的笑容。

叶落绝渡

一

雨后一轮清白的月亮，四处虫鸣唧啾，微醺的夜风吹拂。成发的女人要生了，听到一声“嗯呀”的尖叫，接生婆给他抱出一个粉团团的孩子来，是个娇生生的女孩呢。他抱在怀里仔仔细细地打量着，一颠一颠地在檐前跑。这时，一片翠绿绿的树叶随风摆脱了树枝上叶蒂的束缚，悠悠地飘下来，落在成发的怀里，女儿的肚脐上。成发一怔之下，给女儿命上一个自然而诗意的名字，就叫叶子吧。叶子诱人呢，就像山里那无数的野花野草一样。

命好名，成发突然想起了叶子她妈。跳进房里，成发的眼睛立即被血染红了，女人被接生婆扶着，仍泡在盆里，虚弱得一丝血色也没有。这女人恐怕不行了，成发猛地跪在盆边。女人怔怔地看着他，对他说，开个店吧，卖点烟酒糖果的，有点生活来源，别苦了孩子。女人说了这些，喉咙里再没有了声音，颤抖着两片乌青的唇，那样子不放心似的。成发抓紧女人的手，女人还想说什么，终于没能张开口。

没有了女人，成发又当爹又当妈，整天不知道怎么活人。他家门前有条大河，屋后是座大山，近几年开放搞活，山里的树开始往河里滚，他的门口成了河里上来的人和山上下来的人共同的歇脚点。他把前房的

窗拆了，改成铺面，摆了柜台，房里垒起烟酒油盐酱醋茶，叶子从趴在地上吃百家奶，到扎了羊角辫照看柜台，成发习惯了没有女人的日子。

山里的木材贩子在渡口上做成大把大把的交易，然后又在成发的店里换成烟酒等生活用品，成发手里的钱活了。这个渡口叫绝渡，名字很不吉利，但成发问了很多老人这名字的来历，都没得到答案。秋风起时，他看着大把大把的树叶被风赶着往渡口飘，心里便绞痛似的想着自己的女儿叶子，他从不让叶子独自到渡口去，即使是举行龙舟赛的端午节。

叶子十七岁过后的那个清明节，她买回招幡、纸钱和祭品，用编得很精细的大藤篮装了，叫她爸成发一起去给她妈扫墓。叶子怯怯地捏着衣服的下摆，在屋子短暂的宁静里，她感觉到她爸冷漠的表情。成发没与女儿一起去扫墓，他的生意正是耽搁不得的旺季，他对女人丝丝缕缕的牵挂，随着时间的流逝被钱扯散了。他没有顾及女儿的心情，手忙脚乱地穿梭在柜台之间，打发着一个又一个笑脸。算起来，成发在这里站了十七年的柜台了，十七个清明节他都没做过生意，这次他做。

叶子茫然若失地走到她妈的坟头，风雨播种的荒草一排排地匍匐在坟头上。叶子让泪水任意地流淌，喃喃地说：“妈，爸走路时踩着几个铜钱伤了脚，他没来。”

午饭时分，天色变得晦涩，雨季的阴云从高高的山梁后面渐渐浮现。木材贩子多来从渡口往上走时，看到头顶上正走下岩崖的叶子。看见风吹动她的衣裳，她衣裳里沉甸甸颤动的胸脯，比平时看见的高耸得多。多来又膘了一眼叶子鼓胀起来的臀部，他想象着叶子美妙身体的各个部位，在心里给自己说，女大十八变啊。多来看着叶子袅娜地走进成发的店门。

半个月后，多来“老伯，老伯”叫得亲切地和成发喝了一回酒，在酒桌上他立誓许诺用50个立方米的木材与成发合伙开店，不仅卖烟酒油盐酱醋茶，而且还转手买卖木材。

成发一直想借渡口发木材财，他认识很多积着木材卖不出去的山里人和急需木材却买不到的河下流的城里人，这下多来遂了他的心愿，想

都没敢想的事儿成了真，他还有什么说的。成发叫多来好伙伴好兄弟。多来说就叫我老侄吧，或直呼多来也行。成发说还是叫兄弟好，搞这木材买卖全靠你，这我知道。

成发做木材买卖还没交易成一笔，一些木材贩子还只道成发只是个烟酒店主儿，成发的身体却不知道哪个部件出了问题。没有女人十几年来，成发一直以酒代茶地边做生意边饮。这天，他最后抿了一口酒准备打烊，刚要提起铺面板来关门，一用力就软瘫在椅子上，随后滑倒在地不省人事。成发没想出自己得了什么绝症，他身体一贯硬朗。当成发被多来和叶子抬到床上，他艰难地启动嘴皮，眼睛睁得很大，想说什么却已说不出来。成发直瞪瞪地看着叶子，用手指了指多来，多来伸手握住叶子怯怯的抖抖的嫩手，成发的手便垂了下来。

成发被葬在他女人的身边。

二

多来在举办成发的葬礼的同时，也完成了自己婚礼的全过程。他那天坐船到河下游的城里置办丧葬用品，他专拣大商场窜，挑回来满满一担不为人知的东西。成发入土的当晚，多来和叶子对坐无言。多来变戏法似的拿出一条金项链放在叶子的手里，金黄色的坠子在叶子白皙的掌心里熠熠闪光。这是送给你的结婚礼物，还有几套最时兴的衣服在衣柜里。多来两眼很渴地看着叶子，你还要什么，只管对我说。叶子默默地抚摸着项链坠子，然后挂在白嫩的脖子上。“你花的是我爸的那份钱。”叶子幽幽地说，“不过，这项链我很喜欢，衣物也合身子，我爸从不给我买这穿的戴的，连手绢也没用过一条好的。”叶子不时地瞟一眼多来，双手玩着项链坠子，嫩笋一样的手指尖停在胸口那地方。多来有点按捺不住。叶子放在胸口的手动了动，但并没有剥胸口的扣子，她眼中有了泪光，像黎明的河水一样闪烁，她捏着扣子等着什么似的，倦倦地望着多来。“你会给我买一只钻石戒指吗？”叶子问。多来庄重地点点头，